

家用燃料变革造就青山茂林

徐国平

自古以来,就有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说。“柴”指的是家用燃料,人们将它放在首位,可见其在生活中的重要性。“民以食为天,食以灶为先”,更强调了柴火在人类进化史中的重要作用。

火的使用结束了人类茹毛饮血的蒙昧时代。我国很早就有燧人钻木取火的传说,据《礼纬·含文嘉》记载:“燧人始钻木取火,炮生为熟,令人无腹疾,有异于禽兽。”《古史考》记载“古者茹毛饮血,燧人氏钻火,而人始裹肉而燔之,曰炮。”我国古人用火留下的印记更有说服力。在元谋人遗址和北京人遗址中,都留有几米厚的灰烬和灰屑。这两处遗址分别代表旧石器时代,那时的原始人已经懂得用火,不仅食用熟食,还能用火烧水泼的方法从岩层中剥落片状石块,打制所需的石器为生产工具。“火”拓展了人类的生存能力,并使体质特别是智力得以显著提高。

柴薪作为燃料,在人类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从古代起,

最初的燃料是就地取材的柴草。无论权贵富贾、大户人家,使用的柴薪也多为杂木,小者谓柴,大者称薪。

上世纪60年代前,奉化城乡家庭普遍使用的是二孔或三孔的土灶,柴薪的消耗量较大。人们均以柴草作为家庭燃料,山上柴火、田里稻草、麦秆豆秸都用来烧火做饭。靠山吃山,有的村民以砍柴卖柴为生。据历史资料记载,明代中叶后,因过量砍伐,原始森林受到破坏。日寇侵占期间,滥伐林木,奉化城区金鳖山蔽天松柏被砍伐一空。1956年强台风登陆、1958年“大办钢铁”山林严重损毁,致使不少山林沦为濯濯童山。在我的印象中,当时有柴山的生产队实行封山护林,山林管理员吃住在山上,日夜守护上山要道,并加强巡逻检查,防止外村人“偷柴”,柴薪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紧张物资。虽然政府发动群众,在荒山上绿化造林。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林木培育需要时日,家用燃料不进行变革,自然环境难以保护。

上世纪60年代初,生活用煤逐渐进入百姓家庭,城区居民率先使用煤球作为燃料。后来为了节约用煤,提高煤的使用效率,人们改用蜂

窝煤。蜂窝煤是由煤和黄泥按4:1的比例,经机械压制而成的,由于它的造型特殊,中间分布数个小孔,使燃烧更完全,火力更集中,其排出的烟雾较少,只在煤渣中有一些灰尘。煤的使用减少了柴的使用量,应用范围逐渐从城区扩大到各乡镇。

从1989年起,我区居民的家用水燃料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液化石油气进入家庭。当年城区7600户居民用户,由镇海炼油厂直接供应瓶装液化石油气。液化石油气使用方便,价格适中,深受用户欢迎。当年7月,奉化市煤气有限公司在陈家岭建造了煤气贮存供应站,贮存量325吨;次年10月向城区居民全面供气,之后又对新建的住宅小区配套安装液化气输送管道。2014年10月,宁波奉化华润兴光燃气公司开始供应天然气,目前有215个居民小区,9.24万户居民用上了管道天然气。天然气是洁净环保的优质能源,对缓解温室效应,改善大气环境质量有积极作用。

在城区家庭使用液化石油气的同时,很多镇(街道)也建起了煤气站。供气方式主要是槽车运送到贮配站后再分装,加压将液化气灌入钢瓶。代充人员骑着电动自行车走

村入户,将用空的气瓶运到煤气站,充好气后再送回,人们一个电话就可送气上门。到2008年液化气瓶使用已普及到奉化广大农村。煤气灶取代了大灶,液化石油气取代了烧柴,基本上没有人再上山砍柴了。随后,奉化制订了“封山育林”计划,各镇(街道)负责按标准落实,各村负责管护,并加快了绿化荒山,山地造林的步伐。1993年5月,奉化宜林荒山造林合格率达到97.6%,提前一年实现了“五年绿化荒山”的目标。1995年开始实施家庭致富和林业亿元工程,经济林面积占造林总面积96.7%,建成了溪口新建水蜜桃、斑竹香榧、班溪许江岸雷竹等5个林特基地。通过加强林政管理,森林防火、防病虫害等森林保护措施,森林覆盖率逐年提高,森林蓄积量不断递增,古树名木得到了重点保护,雪窦山获评浙江百片最美公益林。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随着时代的变迁,家用燃料从原始变为现代,从污染变为清洁,从麻烦变为方便,它见证了人们生活品质的提高,从用柴到用气,保护了自然环境,保护和促进林木茂盛葱茏,更显现勃勃生机。

三只南瓜一包豆

裘七曜

午饭以后,我在喝茶,89岁的老母亲拿着扇子扇啊扇,东一句西一句地唠叨着。老母亲总是说自己一个人太寂寞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所以大部分的时间是趴在桌旁打瞌睡度过的。

看到我来了,老母亲特别兴奋,把她“不知存放了多少年”的零食全都拿出来,先让我吃,还“逼着”我走的时候必须带走,说让我给家里的孩子吃。我笑嘻嘻地摸摸看看,其实,有部分已经过了保质期。当然,我必须全收,然后,悄无声息地处理掉。

我低头玩着手机,偶尔应答母亲几句。其实,母亲讲的那些像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我不知道已经听了多少回。

就在这时,我听到大门“哐当”一声被推开,进来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妪。她撑着一顶黑色的遮阳伞,走路蹒跚,肩上扛了一只编织袋,看着有点重,所以她的背更显得驼。

这不是阿年的妻子阿芬吗?估计又给母亲送她男人种上的农产品来了。

我赶紧跑出去,从她的肩上拿下编织袋,又连声道谢。她擦擦额头上的汗,把编织袋解开,从里面抱出三只南瓜和一包豆子。说很长时间没有来看外婆,今天特意过来看看。又说以前阿公在世的时候,对她家多好啊。我在再次道谢的时候,却又想起了往事……

那时候,阿年是个不错的小伙子,不言不语,勤劳憨厚。但由于家庭成份的原因,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偶尔会被人欺负。那时,父亲是村里的干部,心地善良又仗义执言。父亲说,阿年这小伙子干活认真,是农家好把式,咱们

大队要帮助他,而不是欺负他。

父亲在村里是有威望的,讲的话也有人听。既然父亲这么说,那些调皮捣蛋的人也只能收敛一点。

因为家庭成份的原因,阿年想娶个媳妇也很难。父亲看在眼里,也替阿年着急。

有一年,村里来了几个逃荒的女子,她们想在这里安家落户。父亲得知了消息,立马把正在田头干活的阿年找了回来。

父亲对他说,阿年,先回家去换一套干净的衣服,然后来大队办公室找我。阿年答:阿公,换干净的衣服干嘛?我忙着干农活呢,这回去是要扣工分的。父亲附在阿年的耳边说,你媳妇来了,去挑媳妇。阿年一听“挑媳妇”,乐了,如离弦之箭,飞奔而去。父亲摇摇头,慢悠悠地点燃一根烟,笑了。

在大队办公室,阿年是第一个赶到的。父亲大着嗓门对那些逃荒的女子说,这是我们大队最老实、最勤快,最强壮、最……于是,那些女子的目光比阳光还热烈,嗖嗖地射向阿年。阿年的心被“炙烤”得暖乎乎的,脸上腾起了红晕。

阿年瞧上了阿芬,欢天喜地地拉着阿芬的衣襟回家去。

后来,阿年和阿芬相亲相爱,生了两儿两女,小日子过得甜蜜滋润……

我看到她和老母亲聊得很快乐。聊物力维艰的苦乐年华,聊她的大学毕业后有出息的孙子,聊她的男人对她一辈子的**好**……

趁着她们聊得热乎,已经忘记我的存在。我笑了笑,偷偷地溜了。

但三只南瓜和一包豆子没有溜走。南瓜饱满而又圆润,像幸福生活中人们快乐的笑脸;而一粒粒像宝石般璀璨的豆子,珠串了岁月里最美的风景线。它们已深深地烙在我的心里,让我时时想起彼此的好。

途经汶川

原杰

不久前去了一趟川西北,途经汶川。虽在“5·12”汶川大地震爆发十几年之后,才与地震灾区有了亲密接触,但所见所闻,依然给人以强烈的震撼:既有对当年地震惨状和抗灾英勇悲壮现场的重温,更有对这些年灾区建设所取得成就的惊叹——汶川新生了,为此心潮难平,当年那首以废墟里母亲的形象反映灾区人民抗震精神的拙作油然浮现在脑海中:

“废墟里的母亲流汗／不流泪／她趴在瓦砾堆上／拼命地挖孩子／豆大的汗珠一串串／掉下／砸痛我们麻木的感情/废墟里的母亲流乳／不流泪／她跪在压倒的房间里／用心给孩子喂奶／甘甜的乳汁源源／不绝／打开我们堵塞的心灵/废墟里的母亲流血／不流泪／她撑在歪斜的重梁下／艰难地给孩子发短信／殷红的鲜血一片片弥漫／滋润我们苍白的生命”……

当车从成都出发经过都江堰市时,就能感受到当年地震灾区的气息。该市城北有一大批新建的五六层高住宅区,陪同人员介绍说,那是为灾区人民建造的,凡符合条件的可以优惠价购买。再经过十几分钟,便接近汶川大地震震中——映秀镇。

沿途山势陡峭,可以清楚地看见地震痕迹:213老国道上有的路段悬在了悬崖边,有的路段桥梁被拦腰切断,还有一些路段则被崩塌的山体掩埋,只能另劈简陋的新路。而江中堰塞湖那一个个被扒开的口子,布满滚下来的凌乱巨石,江水在穿越这些巨石时,变得异常浑浊和湍急,声振山谷。与之相应,沿江边还保留着农居、厂房、断桥等地震遗留物,旁边竖着写有红底白字“汶川5·12大地震遗物”字样的招牌。最触目惊心的是山体崩塌后的样子——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山体从近千米高的山顶滑下来,



落日熔金 高素华 摄

收瓶记

虞燕

隔壁的芬姨找到个门路,收玻璃罐头瓶,再卖给特定地方,颇有赚头。她真诚地邀我们大家一起做,说当邻居多年,了解我的父亲和母亲,勤快、实在,跟这样的人一起做事安心、省心,二则看中了我家的大院子,很适合用来放置收来的罐头瓶。父母亲欣然答应。

闲置了些时日的木制手推车被父亲推了出来,他拿着扳手敲一敲,拧一拧,又给轮胎打饱了气,收罐头瓶可全靠它了。出去收瓶子,通常分两组进行,两人加一辆手推车为一组,要么夫妻档,父亲和母亲、芬姨跟她丈夫各一组,要么女人一组,男人一组,父亲若出海,基本就剩母亲和芬姨的女人组了。手推车上放箢篋和箩筐,沿路吆喝、探问。起初,个别人对于空玻璃瓶能卖钱有点半信半疑,遂跟了母亲她们一程,亲见后才确信。海岛不大,很快,一个完好的空瓶子能卖两分钱的事儿也就传开了,有人还特意候在路边,脚下是一编织袋罐头瓶。母亲开玩笑说,以后啊,大家路上碰到罐头瓶不会一脚踢开了。

那时正是夏天,出去收瓶子一般选早晨和傍晚。母亲和芬姨推着手推车一路过去,两人头上均包了毛巾用来防晒,每收一户人家,清点瓶子后,母亲从兜里掏出钱袋子,一分一角仔仔细细数给人家,然后慎重折起来放回兜里。收来的玻璃瓶一个个装进箢篋和箩筐,在底部排放整齐,再摆上一层,又一层,上面用粗麻绳缠几圈,箢篋和箩筐也跟手推车的挡板绑起来,以防车动时,一不留神滑下来。

如母亲所言,千小心万小心,总有疏漏的时候。某一次,母亲和芬姨收了满满一车的罐头瓶,车子颠簸颠簸,瓶子“咣当咣当”响,两个女人尽量靠着路边慢行。从马路拐进我家,有一条狭长的稍陡的小路,小路刚好可供手推车经过,母亲和芬姨各握住推车一个把手,两人一起使力,并尽量把控方向和车的平衡,然而将入院门时,却猛地撞向了院墙,麻绳不知何时松了,最前面那只箩筐挣脱了束缚,倒了下去,多只罐头瓶子跳了出来,“劈里啪啦”落地,母亲和芬姨心疼得不得了,立马查看“伤亡情况”,虽是泥地,瓶子还是碎了好几个。自后,她们把绳子绑得更紧了,也不贪多了,有大半车了就拉回家,宁愿多跑两趟,一次性装

太多,容易掉落摔碎,且不好掌控。

每次,收瓶子到家,母亲原本戴头上的毛巾已经搭在了脖子上,这样方便擦脸上的汗,她的刘海弯弯扭扭地粘在额头,衣服的后背、胸前都被汗水濡湿了,待洗把冷水脸,“咕嘟咕嘟”灌下一碗凉白开,便开始卸货。卸货可得耐心,一只只轻拿轻放,几天后,罐头瓶像一群滚地撒泼的娃,堆满了院子,有时候猫狗窜过,总让人担心那些易碎品,母亲甚至夜里都睡不安稳。后来,父亲搭了个简易的棚子,让瓶子们住了进去,还摆得齐齐整整的,再挡上木板,这下等于进了保护圈,大家放心多了。

瓶子攒到一定数量,开始清洗。我家院子边就有一条小河,河水清凌凌的,母亲和芬姨坐在岸边,左手持瓶,右手握小刷子,往广口玻璃瓶里灌入大半瓶水,刷子在瓶底和瓶壁划来划去,如搅拌什么东西,原本脏乎乎的瓶子被洗得透亮,而后放进长方形塑料筐里,太阳一照,闪闪发光,不知道的还以为那是一筐筐新瓶子。

清洗时,才发现有的瓶子瓶口缺一块,还有的瓶底出现了裂痕,这让母亲愧疚,觉得自己收购时不够细致。芬姨安慰她,瓶子量大,难免